面板数据下华东地区增长活力研究

王长福

聊城市东昌府区统计局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本文以华东地区为研究对象，在认真梳理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经济增长活力研究的相关成果后，构建涵盖产业、投资、消费、外贸、收入等多维度的经济增长活力评价指标框架。在对 2021 年-2025 年华东地区各省份相关指标值进行数据预处理后，采用熵值法确定相关指标客观权重并计算得分值，根据分值评价华东地区各省份增长活力水平，从纵向上研究各年份增长活力变动趋势，从横向上剖析各区域增长活力差异，并进一步研究区域间、年份间增长活力变动和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面板数据；华东地区；增长活力

引言

华东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其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40%左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华东地区的增长活力代表着全国经济的增长活力。由于自然资源、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等因素不同，区域间的增长活力存在差异。本文构建多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 2021 年-2025 年数据，分析华东地区各省份经济增长活力水平，在纵向和横向上展现增长活力变动情况，探讨变动原因，为稳住华东地区增长活力，从而推动全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提供政策方向。

1 研究对象、评价体系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的选择

从地理区域上看，中国共划分为六个区域，分别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其中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和台湾等八省份。华东地区各省份地处中国东部，或临海，或离海较近，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GDP 总量大，全国总量前三的省份中华东地区就占据 2 个，其他省份 GDP 总量虽相对偏小，但在全国的位次均处中等以上水平。选择区域时，以影响力为标准，确定能够代表全国整体增长活力的华东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台湾省的特殊性，在统计体系上与国家整体体系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数据的可比性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华东地区时，将台湾省剔除，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等七省份。

1.2 评价体系的确定

经济增长活力是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1]，从宏观上看，主要体现为经济实体自我积累、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2]，具有综合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3]，用于衡量区域经济是否能够持久、健康、稳定的运行[4]。从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学者集中在经济增长领域，但使用的指标各不相同，且很多是总量指标、人均指标，较少采用增速指标。增速体现经济增长的快慢，与经济增长活力的内涵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在梳理归纳华东地区七省份对外公开统计资料内容的基础上，评价框架从产业、投资、消费、外贸、收入等 5 个方面选定评价指标，其中，产业维度体现经营主体经营产出的增长活力，投资维度体现社会投入的增长活力，消费维度体现居民生活消费和单位公共消费的增长活力，外贸维度体现区域与境外之间贸易的增长活力，收入维度体现政府财力的增长活力。

1.3 研究方法的选定

评价指标水平重点在于确定各指标权重。目前理论界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种，主观赋权法由专家根据经验确定，受到专家个人意志、专业知识、工作经验等多种因素影响，确定的权重主观性太强，不同专家使用同一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差别，甚至结论完全相反。客观赋权法基于指标数据本身属性确定权重，不依赖于主观意志，可复制、可重现性较高，其中熵值法是比较常用的一种客观赋权方法，根据熵值的大小来判断指标权重，熵值越小说明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即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起到的作用就越大，其权重也应当越

大[5]。在利用熵值法时，为确保数据量纲的一致性，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计算指标比重，接着计算信息熵、确定权重，最后利用权重和相应指标标准化值计算水平得分。

1.4 研究数据的来源

本研究的原始数据均来自华东地区七省份公开发布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两者数据不一致时，以统计年鉴为准。个别年份的缺失值用插值法做了补充处理。

2 华东地区增长活力演变趋势

2.1 整体走势

2021—2025 年，华东地区七省份增长活力综合得分呈现显著的“倒 N 型”演变轨迹，以 2021 年为峰值，经历 2022 年深度下探后，2023 年小幅反弹，2024—2025 年延续低位运行态势。

2021 年为五年景气高点。七省份增长活力得分均值高达 0.8125，大部分省份大部分指标高增。进出口总额增速尤为突出，山东（32.4%）、福建（30.9%）、安徽（26.9%）、江西（23.7%）、浙江（22.4%）均处于 20%—30% 以上的超高增长区间，这应该是新冠疫情阶段性防控后国际经济稳步复苏和国内需求集中释放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年得分最高为江西，其次依次为浙江、山东、安徽、福建、江苏，最低为上海，极差为 0.1824，是五年间各省份得分差距较小的一年，表明高增长具有广泛的区域同步性。

2022 年呈断崖式下跌。七省份得分均值骤降至 0.4835，较 2021 年下降 40.5%。2022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进入后半段，上海受疫情封控冲击最为严重，增长活力为当年七省份最低值，也是五年间各省份最低值。上海当年规上工业增加值下降 0.6%，固定资产投资额下降 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 9.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 2.1%，四项指标同步转负，在七省中绝无仅有。江苏、福建同样深陷低迷。江西逆势走强，保持七省份领涨地位，其进出口总额增速高达 34.9%，为七省份最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外贸景气是 2022 年区分各省份增长活力的核心变量。

2023 年 K 型分化反弹。2023 年 1 月，国家将新冠肺炎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各地区经济稳步复苏，得分均值回升至 0.5421，较 2022 年增长 12.1%。安徽复苏快速，以 0.6304 首次领涨七省份。上海强势反弹至第二位，固定资产投资（13.8%）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6%）双双实现两位数增长，显示疫后修复的巨大弹性。然而，江西（0.3710）因进出口由正转负（-10.2%）、投资转负（-5.9%），得分较上年近乎腰斩，从首位跌落至末位，反映出外向型依赖度过高的结构性脆弱。

2024 年延续探底。在经历 2023 年快速复苏后，各地区经济增长稳步回落，得分均值下降至 0.4233。所有省份得分均在 0.55 以下，安徽仍居首位但绝对水平已不及 2023 年。江西进出口暴跌 17.2%，得分仅 0.3698，排在七省份倒数第二位。上海在经历 2023 年反弹式高速增长后，消费增速全面放缓，2024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低至-3.1%，是七省中唯一负增长省份，增长活力居七省份末位。

2025 年触底企稳，分化依旧。增长活力得分均值进一步降至 0.4002。安徽以 0.4599 连续三年蝉联第一，上海（0.4289）升至第二，江西（0.4128）反弹至中游。但江苏（0.3494）、浙江（0.3713）、福建（0.3883）、山东（0.3904）均处于 0.35—0.40 的极低区间，华东地区整体增长活力处于周期底部。

五年间华东地区七省增长活力经历“同步繁荣 → 深度分化 → 底部收敛”的完整周期。2021 年高增长的驱动逻辑是外需拉动和内需刺激；2022 年以来的下行压力，根源在于外需退潮、房地产投资萎缩和产业结构转型阵痛的三重叠加。

2.2 梯队格局

从五年华东地区增长活力平均得分看，七省份可划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安徽、浙江。两省份，得分较高。安徽是唯一连续三年（2023—2025 年）位居榜首、且四年（2022-2025）均在前三的省份，增长韧性强劲，安徽的崛起与长三角一体化产业转移深度关联，使其在华东经济版图中从“跟跑者”转变为“领跑者”。浙江的优势在于民营经济的灵活性和数字经济的韧性，稳定性较强。

第二梯队：山东、江西、福建、江苏。四省得分接近，但结构逻辑截然不同。山东凭借农业“压舱石”（农业增速持续领先）稳住基本盘。江西波动性极强——从 2021 年榜首到 2023 年垫底再到 2025 年反弹，是华东地区“弹性最大、稳定性最弱”的省份。福建五年均值 0.5210，排名稳定在第五。江苏五年均值仅 0.5067，与其经济大省的地位形成反差，反映出外向型制造业大省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增长困境。

第三梯队：上海。上海因 2022 年极端低值

（0.1720）被大幅拉低均值。但剔除 2022 年后，上海 2021 年（0.7089）、2023 年（0.5965）、2024 年（0.3151）、2025 年（0.4289）的走势表明，其修复弹性在七省中最强，2025 年已回升至第二位。上海的特殊性在于，城镇化率超 89%，农业长期负增长是其结构特征而非活力不足；其增长活力与国际金融环境、外贸景气高度绑定，波动中蕴含弹性。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论

一是华东七省份增长活力呈现“周期同步、水平分化”的双重特征。从时间维度看，七省份增长活力的年度波动高度同步——2021 年普涨、2022 年普跌、2023 年分化反弹、2024—2025 年普跌，说明外部宏观环境是影响增长活力的首要因素。但从水平维度看，安徽连续三年领跑、浙江稳居前列、江西大起大落，省际结构性差异同样显著。

二是“新质生产力”是区分增长活力的关键变量。安徽之所以能连续三年位居榜首，根本原因在于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等新兴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2025 年安徽工业增速 9.4%、进出口增速 17.3%，均是新兴产业驱动的直接结果。相反，传统产业结构偏重的省份，在新旧动能转换中面临更大的“增长空窗期”。

三是投资已成为当前增长活力的“最大变量”。2025 年除上海外，其余六省投资增速均处于负值或微正值区间，江苏（-12.7%）、浙江（-9.1%）、安徽（-9.2%）、山东（-8.6%）投资深度负增长，直接拉低了综合得分。熵值法赋权中投资权重排名第三，说明在评价体系中投资增速的省际差异已足够显著，成为区分增长活力的敏感指标。

四是外贸“双刃剑”效应突出。江西因外贸暴涨而登顶、因外贸暴跌而垫底，安徽因外贸持续高增而连续领跑。外贸对增长活力的影响呈现出“成也外贸、败也外贸”的双面性。在外需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降低外贸依赖度、优化出口结构、拓展内需市场，是华东各省面临的共同课题。

3.2 政策启示

第一，坚持“科创引领、产业升级”不动摇。安徽的经验表明，在传统增长动能衰减的背景下，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增长活力最为可靠的支撑。各省应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加快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

第二，采取超常规措施稳住投资大盘。2025 年华东地区投资增速的普跌态势如不能得到有效遏制，2026 年的工业产出和就业增长将面临更大压力。建议在基建投资方面加快“新基建”（5G、数据中心、充电桩等）项目落地；在房地产投资方面，因城施策优化调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在制造业投资方面，通过减税降费、技改补贴等政策激发企业更新设备和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

第三，统筹“促消费”与“惠民生”。2024—2025 年华东地区消费增速持续在 4%—5%的低位徘徊，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是核心制约。建议通过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创新消费场景等方式，释放消费潜能。

第四，防范财政风险。2024—2025 年华东各省财政收入增速普遍降至 0.2%—3.0%的极低区间，财政“紧平衡”已成为常态。建议各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向科技创新、民生保障、产业升级等关键领域集中。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拓宽地方税源，增强地方财政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 易伟. 四川省区域经济活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J].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25(01):23-25.

[2] 侯荣涛. 经济活力评价体系构建及对福田区实证分析 [J]. 经济师,2015(06):146-148.

[3] 赵燕华, 李俐蓓, 马云峰. 城市活力：基于天津等城市的评价与比较研究 [J]. 天津经济,2021(05):22-29.

[4] 刘曦.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上海市产业空间活力评价 [J]. 上海国土资源,2023,44(02): 7-14,21.

[5] 刘慧慧, 王爱银, 贾润蕾.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新疆经济活力的测度与评价 [J]. 青海金融,2023(09):19-25.